·专题研究·

DOI:10.20004/j.cnki.ujn.2025.06.019

# 申纪兰形象塑造与纪兰精神传播

刘传霞

(济南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摘 要]作为一个在20世纪50年代就闻名全国的模范人物,申纪兰在中国妇女解放史、中国劳模史、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史上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政治、阶级、性别、个人等多重话语共同造就了申纪兰传奇。申纪兰形象和纪兰精神是不断变化、与时俱进的。文学艺术是塑造申纪兰形象、传播纪兰精神的重要场域。文学艺术中申纪兰形象的流变,既是申纪兰个人生活历程的外在显现,更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话语演变的表征。作为一个政治、文化、精神、道德的楷模,申纪兰形象具有独特的历史性、时代性与地域性。塑造申纪兰形象、弘扬纪兰精神,都需要抓住申纪兰的独特性,给予创造性、多样化地再现与传播。

[关键词]申纪兰形象;纪兰精神;塑造;传播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25)06-0177-09

申纪兰,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妇女,她的一生既平凡又传奇。平凡之处在于她一辈子扎根西沟,一生为农;传奇之处在于她在农村倡导并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多次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连任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中国妇女解放史、中国劳模史、中国人大代表史上,申纪兰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申纪兰用她的坚持与执着阐释了什么是劳动模范,用她的务实与质朴说明了什么是农民人大代表。她所获得的巨大荣誉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劳动妇女、对农民的重视。新中国实施的男女平等国策成就了劳模、人大代表申纪兰,劳模、人大代表申纪兰在某种程度上又影响了中国妇女以及农民的命运。政治、性别、个人等多重话语共同造就了申纪兰传奇。文学艺术是申纪兰形象和纪兰精神[①]的重要载体,深度参与申纪兰形象塑造与纪兰精神传播。作为一个活跃的公众人物,一个政治、文化、精神、道德的楷模,申纪兰形象和纪兰精神是不断变化、与时俱进的,其演变轨迹既是申纪兰个人生活历程的外在显现,更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话语演变的体现。申纪兰形象塑造与传播史大致可以分为1953—1978年和1979年—至今两个时期,而每一个时期的内部又有所差异,文体传播形式、书写内容各有偏重。劳模人物塑造“能够赋予个人品质和行动以道德规范的力量,同时具有整合社会共识、形塑国家认同的功能”[②],申纪兰形象塑造与纪兰精神传播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与文化价值。本文试图梳理申纪兰形象塑造史和纪兰精神传播史,探究其蕴含的多重权力话语,归纳总结申纪兰形象特征和纪兰精神内涵,反思当代文学艺术塑造申纪兰形象和传播纪兰精神的理念与方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劳模文学书写研究”(项目编号:22BZW157)。

[作者简介]刘传霞,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邮箱:sh_liucx@ujn.edu.cn。

①2007年3月中共山西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向申纪兰同志学习活动、加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的决定》,《决定》对纪兰精神做出概括与归纳,《决定》提出要学习申纪兰坚定的政治立场、心系群众的公仆情怀、奋力开拓的创新精神、艰苦朴素的良好作风、淡泊名利的奉献意识。2009年习近平总书记走访西沟进行调研,对太行精神、纪兰精神做出了高度评价:“太行精神光耀千秋,纪兰精神代代相传。”

②赵靖宜,张慧瑜:《〈功勋〉:群众史观下的英雄书写》,《文艺报》,2022年2月21日第4版。

## 一、申纪兰形象的初塑造与社会传播

1953—1978年可以视作是申纪兰形象塑造与传播的初期阶段。1953年《人民日报》女记者蓝邨敏锐地意识到西沟村所实施的男女同工同酬分配原则的巨大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撰写了长篇通讯《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经过》,刊发在1953年1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随后,新华社记者马明采写了《农业战线上的女劳模申纪兰》,发表在4月22日的《中国妇女》上,并被新华社播发。申纪兰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之旅,由此开启。在1953—1978年间,申纪兰形象塑造与传播主要由新闻报道、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来完成。有关申纪兰的新闻报道主要集中在1954—1964年间,其中1954年频率最高。1954年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农村妇女申纪兰第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这一时间节点和独特政治身份具有重要政治文化象征意义。1953—1978年间,大多数新闻报道和通讯特写里的申纪兰,通常是与李顺达、西沟村同时出现,以李顺达为主,申纪兰为辅,将申纪兰放在西沟农业社、平顺县模范群体整体框架内作综合报道评述。比如赵宪斌的《新型农民成长》,将李顺达和申纪兰合并在一起,介绍了两人如何领导西沟村农民创造新生活并成长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过程;刘培兰的《正副社长》记录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社长李顺达帮助与指导副社长申纪兰提高管理能力和文化水平,二人团结一心,发动广大农民生产造林,把石厚土薄穷山沟建设成了农林牧丰产丰收的先进村。曾经做过纪录片《人民代表申纪兰》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赵瑜,在谈起西沟村、说起申纪兰时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她并不是很显眼,活跃在大家眼中的是李顺达。李顺达资历更老,他也是一个焦点人物。"[①]这一时期以申纪兰为主角的通讯特写、报告文学并不多,影响比较大的除了蓝邨的长篇通讯和马明的新闻报道以外,还有胡正的报告文学《优秀的农村女青年申纪兰》、换文的报告文学《申纪兰》,等等。

这一时期不论通讯特写,还是报告文学,主要关注的是申纪兰的农村妇女身份、劳模身份、干部身份,人大代表身份并不被看重。究其原因,一是有些重要作品出现在申纪兰获得人大代表身份之前,如《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农业战线上的女劳模申纪兰》;二是此时的申纪兰几乎是文盲,还没具备行使人大代表权力与义务的能力和水平,在代表大会上主要是凭着朴素的情感来行使投票权力。这些纪实类作品对申纪兰的记录与叙述,从时间和内容上看,绝大部分作品展示的是1951—1952年间,申纪兰改变当地流行的性别角色规范,发动西沟村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农业劳动,争取男女"干一样的活,就应记一样的工分"的同工同酬劳动分配原则,从而调动妇女的劳动积极性,实现增产增收。如通讯报道《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农业战线上的女劳模申纪兰》,报告文学《优秀的农村女青年申纪兰》等。有极少数作品,将时间和内容扩展,前伸至申纪兰的童年、少女时期,后延至申纪兰当了人大代表之后,如换文的长篇报告文学《申纪兰》。蓝邨的《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和换文的《申纪兰》是这一时期申纪兰形象塑造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为后来的申纪兰形象书写提供了最初的素材细节和思想理念。

1953—1978年间的申纪兰形象,主要呈现以下三个面相:

第一,聪慧勇敢的新中国农村同工同酬劳动分配原则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农村妇女解放的带头人。蓝邨的《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是最早记录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经过的文本,也是申纪兰形象初显现,以后所有书写西沟与申纪兰争取与开展男女同工同酬的文本,都是在蓝邨的《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基础上的缩写和扩写,对西沟村和申纪兰实施男女同工同酬分配原则价值意义的阐发与解读也很少有超越这一文本的。在《劳动就是解放,

①柴然:《一生为农:共和国功勋申纪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12页。

斗争才有地位》中，申纪兰和西沟村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过程，包含着多重文化内涵。首先是与传统男权思想、性别规范、性别偏见进行斗争的过程。申纪兰发动妇女参加合作社劳动，打破了当地流行的“好汉走到县，好女不出院”和妇女不下“三台”（锅台、炕台、碾台）的性别规范，以及妇女只能干没有技术含量的农业生产劳动等性别偏见；其次是西沟村妇女解放思想，改变观念，不断学习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开掘农村妇女自身的能力和潜能，逐步赢得男性认可的过程。申纪兰组织西沟村妇女与男性展开劳动竞赛，充分展示了妇女的智慧和才智，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男性对女性的轻视心理和鄙视态度。再次是农村妇女建构妇女主体性，建设自我，改变妇女社会身份与家庭地位的过程。同工同酬分配原则是劳动妇女大规模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获得解放的前提，让妇女有可能与男人一样成为家庭经济支柱，获得社会和家庭的尊重。当然，《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并没有将西沟村妇女能够争取并成功实现工同酬的原因归结于申纪兰和西沟村妇女的主观能动性和自我主体性，而是充分强调了各级党组织，尤其是以劳动模范李顺达为代表的西沟合作社党支部的支持与保护作用。

第二，吃苦耐劳、埋头苦干，起示范楷模作用的农业劳动模范。换文的《申纪兰》按照自然顺序比较全面地展示了申纪兰从少女到青年时期的生产生活面貌与成长历程。在《申纪兰》中，申纪兰在少女时期就显示吃苦耐劳、虚心学习、敢闯不服输的坚毅品质。14岁代替父亲参加县里组织的“消灭蝗虫”运动，表现出比成年妇女还要多的勇气和干劲；15岁参加村里的妇救会，白天参加活动，晚上给公家纺线，被选为纺花模范，参加了平顺县召开的“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嫁入西沟村入了团、担任了合作社副社长之后，更加埋头苦干，全身心投入集体劳动之中。在动员西沟村劳动妇女参加劳动的过程中，申纪兰处处起示范带头作用，运粪、耙地、锄草、间苗、放羊、垫圈、剪羊毛等，这些传统上由男性承担的农牧业生产活计，她都干得风生水起，让男社员敬佩。在获得劳动模范、妇女代表、人大代表等荣誉称号之后，她真正落实了“要保持光荣，光荣上加光荣”的思想。正如《申纪兰》文中小标题所示“出国回来了，劳动得更好了”，申纪兰从国外回到西沟村的第一天下午就扛着锄头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劳动了。马明新闻报道的题目就是“农业战线上的女劳模申纪兰”，农业劳模是申纪兰作为模范的重要标识。在换文的《申纪兰》里，申纪兰处处争先、树榜样，不仅是农业劳动模范，还是扫盲识字运动中的甲等模范学员、爱国丰产运动中的军属模范、平顺县模范调解员、政治文化学习运动中的甲等模范，等等。

第三，以身作则、克服困难，发挥领导作用的农村干部。这一时期通讯特写、报告文学都注重呈现申纪兰作为一个农村干部勤勤恳恳、以身作则、处处带头的品质与素养。在换文的《申纪兰》中，身为妇女副社长，申纪兰在接受了李顺达的动员妇女参加农业社劳动，扩大劳动力，实现增产增收的任务后，开动脑筋，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动员西沟村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农业劳动，不仅使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获得当年的生产大丰收，而且助推男女同工同酬这一涉及中国妇女解放大工程在中国农村的推广与实施。在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妇女代表和人大代表后，申纪兰更是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在领导并落实国家的养猪号召和政府粮食计划收购供应目标时，申纪兰说服家人，带头养猪、卖余粮；在实施引洪淤地发生洪水灾害的时候，申纪兰带头跳进水中，和男社员一道搬石头、拖玉米秸秆堵洪水。胡正的报告文学《优秀的农村女青年申纪兰》涉及了申纪兰发动并领导妇女开发荒山，成功地实施了李顺达的植树造林、发展多种经营的山区农村发展设想。

“典型报道的生产肩负政治使命，通过提供一套范例，以解决当下的具体问题，并传递相应的意识形态，书写社会道德规范”[①]。20世纪50、60年代国家大力表彰农村先进劳动妇女，树立妇女典型，其主要目的是动员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主义农业生产，一方面能够扩大农业生产劳动力，解决农村劳动力匮乏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创建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解放道路，展现社会主义制度

①颜繁冰：《典型报道与社会记忆：以“申纪兰争取同工同酬”为例的研究》，《新闻记者》，2024年第6期。

的优越性。申纪兰“之所以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并不是因为她倡导‘女权’,而是她组织妇女劳动,并在劳动过程中与其他妇女一起争取男女同工同酬,从而带动更多的妇女参与到生产劳动中,成为合作社的社员与国家的主人”[①]。这一时期书写先进劳动妇女在农村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中的表现的文学艺术作品,大都担负着这两种社会功能,劳模等先进人物给广大受众以思想价值引领、道德精神提升、社会身份建构。这时期书写申纪兰的纪实性作品,主要从先进农村妇女、劳动模范、党的干部等层面来建构申纪兰的形象,通过申纪兰在农业合作社的集体生产劳动来展现申纪兰作为新中国妇女模范的品格、意志、精神,呈现了1949—1966年间英雄文学的一些特点。这些申纪兰形象初创造的代表性作品,都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对申纪兰的叙述还是比较平实、本分的,没有过分地诗化、浪漫化,也没有极致的崇高化、政治化。在随后政治激进化的时代里,有关申纪兰形象塑造,其身份集中在先进劳模和优秀党干部上,其作为推进中国社会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农村妇女身份被淡化。比如1972年3月7日《新太行报》刊发的《朝气蓬勃 勇往直前——记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申纪兰》,主要书写申纪兰坚持学习毛泽东思想,发挥劳模的先锋带头作用,保持贫下中农的本色,与机会主义展开斗争,在三大革命中坚定地走农业合作化道路。随着“极左”文化的推进,申纪兰在新闻报道中时常会以集体化道路的坚定拥护者、修正主义的批判者、革命路线的捍卫者等政治性面貌出现。

## 二、申纪兰形象的续写、再塑造与纪兰精神传播

随着申纪兰社会身份、工作中心的转换,申纪兰形象被续写;随着社会政治文化话语的变迁,申纪兰形象被再创造。1979年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之中,主流意识形态、文学艺术界、广大民众使用和分享的话语符号系统和价值体系并不完全一致,申纪兰形象塑造也随着社会话语符号和价值体系的变迁发生着变化。根据申纪兰在各种媒介上出现的频率、各大媒介对申纪兰身份以及纪兰精神宣传阐释侧重点的差异,1979年以来申纪兰形象塑造大致可以分为20世纪80—90年代初中期和90年代中后期到至今两个阶段。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启蒙”思想运动中,中国文化界把20世纪50—70年代看作是一个需要告别的时期,在批判封建愚昧和文化专制的文化命题下,社会主义文学时期所建构的“革命”传统成为反省的对象。与大多数20世纪50—70年代出现的著名模范人物一样,申纪兰形象从文学艺术书写中退出。尽管申纪兰在1979—1995年间三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93年山西省政府发起了向申纪兰同志学习的号召,但是,这期间文学艺术对申纪兰的描绘较少,主要形式和载体还是短篇新闻特写和报告文学等纸质媒介。1984年申纪兰担任西沟经济合作社社长,开启了创办现代乡村企业、带领西沟人民脱贫致富的道路。1987左右出现了零星几篇对申纪兰的报道和特写,将申纪兰定位为改革家、现代企业家,在宣传改革开放的大视野中展现老劳模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杨玉良的报告文学《高山上的灵芝》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难得一见的书写申纪兰生平事迹的长篇作品。作品从1951年冬天李顺达到申纪兰家中动员她担任合作社副社长写起,到申纪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带领西沟民众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让联产承包制在西沟村落地为止。《高山上的灵芝》在新时期文化启蒙与政治反思的框架之下,对身为劳动模范和党的干部双重身份的申纪兰进行了再叙述。作品没有具体地展现申纪兰取得各种荣誉的高光时刻,没有凸显宏大政治革命话语对申纪兰成长的影响,始终在农村和劳动场景中具体而生动展开对申纪兰的描绘,具有较强的文学性。作品对申纪兰的劳动事迹展开详细的铺叙、生动的描写,描绘了身为劳动模范的申纪兰不顾性命、承受着巨大的身体苦痛,在开山植树、垒坝造林、养猪放羊、抗洪抢险等劳作中苦

①宋少鹏:《价值、制度、事件:“男女同工同酬”与劳动妇女主体的生成》,《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4期。

干巧干，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身为党的干部的申纪兰，在各个重要的政治关头，跟党走，关心群众，带领群众走共同致富道路。

20世纪90年代，文化界开始反思1980年代的“新启蒙”思想，曾经在“蒙昧/文明”“传统/现代”二元对立冲突中被否定、质疑的革命话语的能量再次被激活。与此同时，主流意识形态再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张。在这种文化语境之下，20世纪50—70年代的著名英模人物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社会模范人物不仅能够有效地参与国家主流政治话语建构，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答与回应一些普遍性社会话语和社会心理波澜。“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持续授予申纪兰以各种国家荣誉，是希望在‘申纪兰’这个稳定的能指概念下赋予其不同时代所需要的不同政治内涵，既对申纪兰的贡献予以承认和宣传，又试图以‘申纪兰’这一符号的延续性润磨时代的结构性变迁导致的分歧与隔膜”①。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准确地说是申纪兰在1998年成为唯一的连续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后，申纪兰成为各大媒体和文学艺术持续关注与再现的对象，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申纪兰连续获得国家级荣誉称号，申纪兰的身影活跃在各种媒体和文学艺术舞台之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塑造与传播申纪兰形象与纪兰精神的载体、形式多样化，除了以往的通讯特写、报告文学，还有散文随笔、人物传记、宣传读物、电影、话剧、戏曲、电视纪录片、电视专题片，等等。不过，从影响力和创新性来看，主要集中在长篇报告文学和影视舞台艺术方面。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申纪兰形象再写与重塑之中，以长篇报告文学为主的纪实类作品占据主导地位，是申纪兰形象塑造最重要的文学门类。长篇纪实类作品有《红色人生：劳模申纪兰》《见证共和国：全国惟一的一至十届人大代表申纪兰》《本色人生——申纪兰》《忠诚——申纪兰60年工作笔记》《信念——申纪兰逸闻轶事》《世纪人民代表》《申纪兰》《申纪兰传》《巾帼英雄——申纪兰》《人民代表申纪兰》《一生为农：共和国功勋申纪兰》，等等。相对于短篇的通讯特写或者报告文学，长篇的传记特写、报告文学，能够对申纪兰的人生轨迹、先进事迹、思想心理等，展开较全面、有深度的书写。麦天和的《红色人生：劳模申纪兰》以理解同情的态度贴近申纪兰，试图从一个人、一个女人的角度来解读申纪兰的一生，既有历史维度，又有现代意识，呈现出很强的思辨性和一定的文学性。作家没有夸大与神化申纪兰，既写出了劳动模范、党的干部、人大代表申纪兰的责任感、荣誉心、担当精神、信念意志，又毫不避讳地写出文盲出身的农村妇女申纪兰在成长与历练过程中所经受的磨难、委屈、尴尬、不适等。作品将申纪兰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事件发生现场，写出了申纪兰能够走出西沟，走向全国，成为劳动模范、人大代表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柴然的《一生为农：共和国功勋申纪兰》主要由作家对众多与申纪兰有过交集与交往的人物的访谈记录以及相关历史文献构成，生动的场景描写、形象的人物刻画、细致的事件叙述并不多，但是，众多亲历者、见证人的现场话语却建构起丰富的申纪兰形象。作品通过作家对当事人的各种采访和大量文献史料，对大众耳熟能详的申纪兰先进事迹做出来自亲历者、见证人的佐证与解读，对大众不甚了解和不理解的申纪兰的个人生活和工作经历做出补充与阐释。

相对于纸质媒介，电视、电影、戏曲等影视与舞台艺术的冲击力、感染力更强，能够将申纪兰形象更加具体、形象地呈现出来，给人们留下直观的印象。申纪兰家乡剧团精心打造的地方戏曲《西沟儿女》《申纪兰》，曾经插队落户在西沟的北京知青卢石华创作了电视文学剧本《太行巾帼》《申纪兰和她的儿女们》《申纪兰与李琳》，戏剧《凤毛麟角》《沟里人的传说》等作品。这一时期有关申纪兰的纪录片、专题片不少，不过电视剧只有《功勋》之《申纪兰的提案》，电影只有两部《申纪兰》②。比较而言，纪录片和专题片提供一些难得一见历史影像资料，起到一定的宣传效果，电视剧和电影则演

①宋少鹏：《价值、制度、事件：“男女同工同酬”与劳动妇女主体的生成》，《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4期。

②两部电影分别是：2012年由李宝生执导的《申纪兰》和2023年由哈斯朝鲁执导的《申纪兰》。

绎与提供了更加具象、生动的人物形象以及具有历史质感的场景画面,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体验,容易产生共情共鸣。电视剧《功勋》之《申纪兰的提案》以青年申纪兰被历史铭记的、推动中国妇女解放之大事——在中国农村倡导并推行“男女同工同酬”为叙述中心,叙述了申纪兰1946年嫁入西沟村到1954年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期间的人生历程。电视剧塑造了一个爽朗敞亮、有胆识魄力、能吃苦受累的青年申纪兰。2023年的电影《申纪兰》以老年申纪兰最后一次带病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以弥留之际、病榻之上的申纪兰在庄严的国歌中顽强起立、含泪深情凝望而结束,中间穿插的是青年、中年、老年申纪兰三个人生阶段所发生的典型历史事件、人生故事,“以人民代表为人民”这样一种人生愿望和实践贯穿申纪兰的生命,展现申纪兰平凡而又传奇的一生[①]。电影运用具体生动的影像,设计丰富感人的细节,还原历史场景与氛围,将观众带入历史,走近那个身板挺拔、穿着朴素简洁、说着具有个人特色山西方言的申纪兰,在情感上与申纪兰共通、在思想上与申纪兰共鸣,进而理解申纪兰的人生、认同纪兰精神。

新时期以来不仅申纪兰形象的载体与形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且申纪兰形象特征和纪兰精神内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与国家意识形态主流话语的迁移紧密相连。任何形式的模范人物叙事,都包含着为社会提供某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及具体可行范例的愿望,让人们学习模范人物的思想信念、道德情操,并在行动实践中将其内化为自我要求与行为规范。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与农村改革、振兴中华与民族复兴、勤正廉洁与群众路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等国家主流话语的影响与召唤之下,申纪兰形象与纪兰精神得到进一步的丰富与深化。其次,与社会思想文化思潮变迁有关。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成为中国学界的研究热点,促使人们去审视与评价申纪兰在妇女解放之路上的贡献。助推申纪兰成名的“争取同工同酬”的典型故事,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沉寂后再次成为社会讨论的中心话题。消费主义文化负面账单的出现,激起人们去开掘申纪兰身上所散发的精神道德之力量。再次,与受众的接受心理和接受期待有关,尤其是受市场影响极大、必须兼顾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影视舞台艺术,更是要考虑受众的心理。新时期以来的受众厌弃高大完美、缺乏人间烟火味的神化英雄,更愿意接受具有生活气息、人情味的模范。社会模范典型人物的塑造和传播,不仅要接受国家政治话语的指导与规范,也要接受来自大众文化心理的挑战与检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学艺术中所呈现的申纪兰形象是文学艺术、国家政治、社会思潮、大众文化多种话语交错互动的结果。

与1953—1978年间申纪兰形象的初创造相比,新时期以来文学艺术中的申纪兰形象续写、再造呈现了新特点。

其一,多维度呈现申纪兰形象,开掘申纪兰身上多重政治文化意义。这一时期绝大多数作品都会涉及申纪兰的多重社会政治身份,多维度解读申纪兰。除了20世纪50—60年代的劳动模范、党的干部、妇女解放推动者之外,这一时期申纪兰形象又增加了人大代表、现代企业家、道德模范、时代先锋、新农村建设带头人等身份。申纪兰身上承载着众多社会文化符号,不过,这一时期,在众多社会政治身份之中被阐述最多的是申纪兰的全国人大代表、劳动模范、农村男女同工同酬倡导者三种身份。巡视这一时期有关申纪兰的通讯特写、报告文学的标题,申纪兰名字前缀上出现最多的是人民代表、劳模,凡是试图要对申纪兰做整体性推介的作品,都会涉及这三个身份。全国人大代表身份之所以跃居新时期以来申纪兰形象塑造的首位,主要原因是申纪兰是全国唯一一位连任13届的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中国民主进程的“活化石”“见证人”,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另外,这时期的申纪兰已经提高了文化水平和政治素养,不再是只会激动地画圈的农村妇女代表,而是带着与广大农村、农业、农民发展与权益相关议案履职尽责的农民人大代表。

①郝静静:《〈申纪兰〉:一位农民代表的传奇人生》,《光明日报》,2023年7月19日第15版。

新时期以来的绝大部分作品都会从合作化时期、十年动乱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三个历史时期截取典型事例来塑造申纪兰形象，并且根据时代主流话语对相关事迹做出新的解读与阐释。比如，20世纪50—60年代申纪兰与西沟人民为了增产增收而开展的开山垒堰、拓荒造林活动，在新时代被赋予保护生态文明、发展绿色经济的新意义；在脱贫致富与乡村振兴的话语统摄之下，计划经济时代申纪兰和西沟人付出巨大努力创办合作社、人民公社等活动与改革开放以来所实行的联产承包、大办企业之间的壁垒被打破；合作社时期为了发动妇女参加集体劳动而开创的“男女同工同酬”劳动分配原则，在新时期被置于世界妇女发展历程、中国妇女解放、妇女自我价值实现等层面加以解读，深度挖掘其包蕴的性别文化意义；在号召党员干部走群众路线、勤政廉洁的时候，申纪兰始终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为群众服务，严于律己、良好家风等因素被开掘出来。

其二，在庄重严肃政治身份、精神符号之外，探寻申纪兰的个人化、世俗性生活。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作品都会注意到申纪兰女人、女儿、儿媳、妻子、母亲等个人家庭身份，将申纪兰的家庭生活、日常生活、亲情、爱情等私人领域与情感世界纳入其中，展现申纪兰在家庭与事业、小我与大我之间拉扯之痛以及精神上的超越力。上党梆子《申纪兰》共七场戏，其中有三场戏涉及到申纪兰的家庭生活、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写出了申纪兰深感对家人关心不够的遗憾，以及得不到家人理解时的委屈。2023年版的电影《申纪兰》通过申纪兰面对儿子殷殷嘱托时含泪的双眼、面对丈夫弥留之际颤抖的双手等特写镜头，呈现身为母亲/妻子的申纪兰复杂的情感波澜，有感激、有愧疚、有不舍。为了塑造立体、感性申纪兰形象，许多报告文学和宣传读物在描绘申纪兰的高光时刻和先进事迹之外，会专门设计几个章节书写申纪兰的家人和亲情，展现申纪兰个人化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比如《红色人生：劳模申纪兰》设计了由“夫妻十五年”“婆媳之间”“真情无限”组成的“特别人生”一章，《巾帼英豪申纪兰》设置了“婆媳真情”“家人亲人”等章节。《人民代表申纪兰》专门设置了“公众面前的趣事”“工作中的趣事”“生活中的趣事”，捕捉申纪兰工作与生活中的“趣事”，展现申纪兰正襟危坐、肃穆庄重背后的可亲可爱的一面。

其三，在山西长治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大历史中塑造申纪兰，呈现申纪兰的历史性、时代性与地域性。“人的成长是在真实的历史时间中实现的，与历史时间的必然性、圆满性、它的未来，它的深刻的时空体性质紧紧结合在一起”[①]。申纪兰能够在劳动妇女中脱颖而出，并且长久不衰，除了申纪兰始终保持本色与质朴、初心与坚守、忠诚与信仰、奋斗与奉献等个人因素之外，与山西长治地区、西沟村在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中独特历史地位与作用，与新中国对农民阶级和劳动妇女社会地位的重视，与山西长治地区党政部门对申纪兰的推介与信任，都紧密相关。历史与时代选择了申纪兰，赋予了她众多“背负不动的责任”，申纪兰以她的劳动本色、忠诚品质，在历史与时代中负重前行、奋斗成长。这一时期的优秀报告文学，如《背负不动的责任》《以农为生：共和国功勋申纪兰》大都建立在实地采访、广泛调研的基础之上，让读者和申纪兰一起回归历史现场。作家花费大量笔墨书写山西长治地区在边区根据地时期开展的妇女工作、生产自救活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动员妇女劳动、组织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集体化道路过程；大跃进、十年动乱时期的激进浮夸政治和生产运动；改革开放初期联产承包责任制、多种经营的推行与实施过程等，在中国、长治地区、西沟村的农业生产与经济发展大历史中塑造申纪兰形象，解读与阐释申纪兰现象。

## 三、申纪兰形象塑造与纪兰精神传播的几点思考

如何客观真实地塑造申纪兰形象、解读申纪兰现象、阐释纪兰精神，让受众从心理情感到精神理性都接受、认同申纪兰形象，自觉学习与传承纪兰精神，是申纪兰书写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

①米哈伊尔·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译：《小说理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

题。作为一个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享誉全国的著名劳模,申纪兰有她的独特性:一是申纪兰做劳模时间长,从20世纪50年代起一直到21世纪20年代,申纪兰几乎不间断地获得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全国劳动模范、特等劳模等称号。二是申纪兰有众多的社会身份和荣誉称号:如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全国人大代表等社会身份;三八红旗手标兵、改革先锋、道德楷模、共和国功勋、脱贫攻坚"奋进奖"等荣誉称号。三是申纪兰长期住在山西平顺西沟、心系西沟,不论担任何种行政职位、获得何种荣誉称号,从来没有放弃农民身份,从来没有脱离生产劳动。四是与许多著名劳模相比,申纪兰没有超凡的才华,没有创造惊天动地的辉煌事迹;她所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拆分来看,都非常普通平凡,然而这些平凡与普通的叠加积累,却造就了申纪兰的传奇。鉴于此,申纪兰形象塑造、纪兰精神抒写,必须守正创新,抓住申纪兰的独特性,给予创造性地历史再现,揭示申纪兰之所以能够成为模范典型的历史动因以及个人行为逻辑关系,让申纪兰形象和纪兰精神能够真正走到民众的心里,起到感化、鼓舞民众的作用。

首先,不能孤立呈现申纪兰,要在革命老区发展大历史之中塑造申纪兰。申纪兰的一生与西沟村史、长治地区史、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发展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革命老区、农业合作化的发源地——西沟村、长治地区,培育了申纪兰,成就了申纪兰。申纪兰的成名与成长,都离不开西沟和长治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和特殊贡献。从合作社时期在李顺达帮助与引导之下,带领农民拓荒植树、增产增收,到改革开放之后独当一面,带领西沟村民开展多种经营、振兴乡村、发展革命老区,申纪兰始终响应国家号召,遵守国家政策,带领西沟村民行走在实现共同富裕、兴旺发展的道路上。申纪兰见证了西沟、长治、中国农村的发展历史,参与西沟、长治、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历程。申纪兰的成长轨迹与西沟、长治、中国农村发展是同频共振的。纪兰精神与西沟精神、长治精神、太行精神是连为一体的,是彼此补充与融合的。

其次,不能只截取或表现申纪兰的一段历史、一种社会身份,要在一生奋斗史和多种身份中抒写纪兰精神。尽管纪兰精神及其内涵是在21世纪才被明确提出并加以提炼总结的,但是纪兰精神贯穿申纪兰的一生,体现在多种社会身份和多样工作之中。"坚定的政治立场、心系群众的公仆情怀、奋力开拓的创新精神、艰苦朴素的良好作风、淡泊名利的奉献意识"的纪兰精神,是申纪兰参加革命工作时就初步具有并且在以后的工作历练中逐步强化而形成的,是申纪兰作为农村基层领导、妇女干部、共产党员、劳动模范、人大代表等社会身份履职尽责之时所坚持与奉行的原则。只截取申纪兰的一段历史、关注申纪兰的一种身份,都不能充分展现纪兰精神,呈现申纪兰的特色。申纪兰的一生都没有停止成长与发展的步伐,她始终在奋斗、在学习。

再次,不能人为地拔高申纪兰的伟大崇高,要突出申纪兰的人生底色。申纪兰的伟大不在于她做出什么惊人英雄事迹、做出什么重大发明、创造什么历史记录;她的伟大在于她在任何时候、任何身份,都能始终保持着一份初心和本色,不脱离生产劳动,不放弃农民身份,一直跟着共产党走。忠诚与本色是申纪兰最大的特色或者说人生底色。一个独立的个体,在国家、社会、个人身份都在不断变化甚至是巨大变迁之中,却依然能够保持初心和本色,这本身就是惊人之举、不平凡之事,它需要信仰、精神、意志、毅力的支撑,需要付出非凡努力,做出巨大的牺牲。

最后,不能只表现申纪兰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工作,还要关注申纪兰的日常家庭生活、情感世界,在人间烟火中塑造平凡而又传奇的申纪兰。尽管各种社会政治文化力量参与了申纪兰形象的建构,申纪兰形象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象征意义,但是,不能因此就把申纪兰理解并书写成满足国家政治需求的抽象符号。申纪兰是一个具有着自我主体性的鲜活生命,是一位担负各种家庭伦理角色的职业女性。"对于女性功勋模范人物,要具有社会性别视角,挖掘女性功勋模范人物作为女性独有的人生体验与成长历程"[①]。申纪兰不仅是干部、党员、劳模、人大代表,还是女人、妻子、母

①王敏,王勇红:《功勋模范人物的形象建构探讨——基于申纪兰研究文献的分析》,《晋阳学刊》,2024年第5期。

亲、儿媳。在从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成长为全国著名劳模、资历最久的人大代表的历程中，申纪兰要历经各种磨炼摔打，应对各种陌生事务，处理复杂人际关系，解决名与利的冲突。身为女人，申纪兰在家庭和个人情感之中，要承担家庭伦理角色和义务，要协调传统女性角色规范与现代职业妇女之间的矛盾，要处理工作与家庭的关系、情感与理性的纠结。申纪兰有模范人物的崇高精神、坚毅品质、宽阔胸怀，也有普通人的无力与无助之时、缺憾和不满之情。纵览申纪兰的人生，是传奇的一生，也是平凡的一生；纪兰精神也是在公共工作和私人家庭、社会身份与个人情感的博弈协商之中锻造形成的。

## 四、结语

“纪兰精神是太行精神的延续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光辉代表”[①]。申纪兰形象塑造和纪兰精神传播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政治宣传是不够的，从传播效果来看，文学艺术的作用更强大，“因为行而下的描写要比形而上的思辨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②]，文学家和艺术家能够调动人的视觉、听觉、感觉以及想象力，通过具体而生动的申纪兰形象把抽象的纪兰精神立体而生动地呈现给大众。从1953年蓝邨的《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开始，七十多年来以报告文学为主的纪实文学以及影视剧、戏曲话剧等艺术，发挥各自的艺术优势，再现申纪兰平凡而又传奇的一生，开掘了纪兰精神形成的历史与现实逻辑，阐发了纪兰精神的丰富内涵，有力地推动了纪兰精神的传播。申纪兰形象、纪兰精神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是与时俱进的。申纪兰在社会历史中成长，时代对申纪兰的召唤在变化，承载纪兰精神的申纪兰形象也处于不断地丰富与发展之中。在新中国众多模范人物中，申纪兰具有强烈的历史性、时代性、地域性，她的一生平凡而又传奇。文学艺术要抓住申纪兰的本色与特色，在大历史之中给予创造性地再现，从多维角度观照申纪兰的人生，展现申纪兰的品格情怀，创造生动真实、立体丰满的申纪兰形象。

[责任编辑：李　炜]

①任曦，杨霞：《纪兰精神的形成、内涵与时代价值》，《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②丁帆：《底层与人性书写的悲剧审美悖论》，《文艺争鸣》，2024年第1期。